

博尔赫斯诗中的月亮·辑（1）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08-05
09:36

把手边一本博尔赫斯的诗选集《Jorge Luis Borges Selected Poems》又翻完了一遍，是三月份从图书馆里借出来的，当时听到消息说学校和图书馆要关闭（我用的是社区卡，可以借附近大学的书），就冒雨到学校，找了几本书，工作人员说明天就要关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呢，结果到今天还没有开。所以书一直在手上，反复翻来看。

1999年博尔赫斯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企鹅出版社编选翻译了三套博尔赫斯的书，按他创作的三个主要类别，非虚构（多是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小说（博尔赫斯不写长篇，所以都是短篇小说，也是这个类别在他60岁之后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还有诗。1962年出版的英文译本的短篇小说集《Fictions》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多认识了博尔赫斯，但在阿根廷和拉美世界，很长时间里博尔赫斯的影响力更多是在他的诗歌创作上。

1923年，刚刚24岁博尔赫斯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Fervor de Buenos Aires》，1985年，在去世的前一年，出版了他第12本也是最后一本诗集《Los Conjurados》。相比他的短篇小说，他的诗歌创作生涯要更长久，也是因晚年目盲所致，更多的精力放在不需要用眼睛的演讲和谈话上了。

企鹅出版社的这本诗集是西班牙语和英语双语，我看到中文有一本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博尔赫斯诗选》，似是翻译此书，我只在网上看到不完全的目录，不敢断定。我手边的这本是2000再版时的印刷版本，与初版只有简单文字的封面不同，这一版的封面用了荷兰画家博斯（Hieronymus Bosch）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之间创作的著名作品《人间乐园》的一个局部。这幅500多年前就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虽然还是宗教主题，但里边描绘了诸多匪夷所思的事物。年轻时的博尔赫斯活跃在一个叫Ultraists的先锋诗人群体中，写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诗作，如果博斯画的也只是自己梦中所见的景象，但太过抑郁，黑暗和荒诞，相对而言，同样爱叙述描写梦的博尔赫斯笔下的梦则要更迷人一些，“I may be dreaming of having dreamed (Descartes, 1981)”。

不知道博尔赫斯对这幅画怎么看，对于世界的虚幻和虚幻世界的描写，他可能更喜欢后来另一个荷兰人斯宾诺莎。同斯宾诺莎的哲学一样，他同样相信世界只是一个假象，是一个意识活动，是一个梦，可能与上帝有关，也可能没有。

昨晚睡觉的时候抬头看到窗户正对的南方天空高挂着一轮圆月，最近连续雨天，很少看到这么明亮的夜晚和月亮了，之后还有几天的阴雨天气，热带风暴在南卡罗莱纳登陆，很快就会北上到加拿大东部，带来更多的雨水。

八月了，听说九月份学校会开，到时候就要把书都还回去了。对于博尔赫斯，我这样的门外汉自没有能力做出评析，更何况相关评论作品汗牛充栋，何须再写不值一提的文字来充数，这里我只是想把他提到关于月亮的诗句辑出来，放在一起，因为它们是我自己在很多晚上徘徊和流连的地方。

对于自己的文学写作主题，博尔赫斯向来不掩饰，大致就是梦，时间，迷宫，自己的父辈，语言，唯心哲学……用1964年诗集《The Self and the Other》序言中的话，“这里还是写了我自己的爱好，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我自己祖先的信仰，日耳曼语言的学习，时间的流逝和留存的自我意识之间的矛盾，我对于可以和他人分享时间的惊奇。”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文，他反反复复地在这些常常是形而上的主题上耕耘，这本诗集翻下来至少也会记住很多一再出现词句，比如镜子，梦，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和祖父，赫拉克利特，伯克利，斯宾诺莎，柏拉图，河，冰岛神话……我得以特别记住了月亮，所有这些遥不可及的东西中，似乎只有头顶上的月亮还替我联通着时间和世间上其他许多人和事。

这是一本诗选集，自然没有收录博尔赫斯的全部诗作和其中的月亮，比如在豆瓣上经常看到被摘抄出来的那句，“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我无力去补全这本诗集之外提到月亮的诗。1989年，阿根廷出版社Emecé Editors搜集整理出版了西班牙语的博尔赫斯全集《Obras Completas》，如果懂西班牙语的话，在网上可以找到这些资源。

我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去翻译这本书中诗作，因此就直接引用英语原文，很多作品都已有中文翻译出版，应该也不难找到，而且诗歌本来就没多少字，有些我感觉困难的就注一下，也希望我的理解没有错。

博尔赫斯是一个博学的人，精通很多语言，西班牙语是他的母语，但他的祖母是英国人，他父亲的书架上也收藏了很多英语文学，在英语环境里长大的博尔赫斯视英语为自己的母语之一，《堂吉珂德》他最先读完的是英语译本，后来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学里教授古英语课程。一战爆发的那一年，博尔赫斯全家在欧洲，在瑞士这个他日后称为故乡之一的地方停留了数年，博尔赫斯在那里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同时还自学了德语（他日后回忆自己学德语方法就是抱着一本字典读德语作品），博闻强识的博尔赫斯在自己的作品中随心所欲地引用这些语言，或原作，或是自己虚构出来的语段和著作。但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还是不可避免要丢失或者增添原文的含义，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言，“诗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所以如果懂西班牙语，还是直接去翻看这本双语诗集中的原文最好不过，或者，最好的语言，是不能说出来的？

年轻时候博尔赫斯的诗歌风格，如他自己所说，过分的巴洛克风格（baroque excesses），他有修改自己作品的习惯，晚年曾后悔少作，说语词的新奇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贫穷，1969年修订1923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时，他写道，“Like young writes of 1969, we of 1923 were timid. Fearful of their own inner poverty, they tried then, as they do now, to make it disappear behind innocent, strident novery.... At the time, I was seeking out late afternoons, drab outskirts, and unhappiness; now I seek mornings, the center of town, peace.”

这本诗集按时间顺序从1923年一直到1985年，一路读下来也能出来他写作风格的变化，繁密到质朴，伤感到平静，他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沿着如此路径，比较起来，后来的小说集《沙之书》中收录的作品和早期诸如《小径分叉的花园》，《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不太一样。其中收录的一个小说《镜子与面具》，故事讲的差不多就是自己写作过程的变化，从千万言到一言，再到沉默。诗人献给爱尔兰国王的诗，第一次瑰丽万象，第二次诡异晦涩，国王虽然欣赏但并不满意，诗人最后一次为国王呈现的描述他丰功伟绩的诗篇，只有一行。而后诗人离开皇宫，自杀了，国王也成为乞丐，四处流浪。

而后来我这样愚拙的人又一遍一遍翻看博尔赫斯写的诗，甚至因此写下来更多不值得一提的字。

Fervor de Buenos Aire (1923)

Lines That Could Have Been Written and Lost Round About 1922

.....

Moon on the marble,

.....

如题目所示，这首诗罗列了一系列在1922年本来可以下来但丢失的诗句，其中就有“大理石上的月亮”，只是简单提到而已。

博尔赫斯似乎很喜欢用这种过去虚拟语态来表示本来可以但并没有发生的事情，后期的还有名字类似的诗歌，如1977年的诗集中的《Things That Might Have been》，也是一行一行罗列可能但永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里边也提到了月亮，“Man without the eyes that have granted us the moon”，还有其他，比如没有轮子或者玫瑰的世界 “The globe without the wheel, or without the rose”，又如美国内战中胜利的是南方，又或者 “The love we never shared”。至于一条一条罗列事物的写作风格，1969年的《In Praise of Darkness》，1972年《The Gold of the Tigers》，都收了一首名为《Things》的诗，还有更多在其他题目之下，比如《Talismans》，《The Causes》，更晚1981年有《Fame》陈述带给自己声誉的一系列事物，同诗集中还有《Happiness》，一条一条罗列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比如 “Everything happens for the first time.....The calm animals come closer so that I may tell them their names. “

很难想象这是年轻时迷恋德国表现主义和19世纪德国哲学的博尔赫斯会写或者愿意坦露的东西，1925年的一首诗《My Whole Life》（那时他才26岁就开始写‘我的一生’，年轻就是这样多愁善感，事少烦多）中他写自己和快乐隔着距离，“I kept getting close to happiness and have stood in the shadow of suffering.”当然让82岁的博尔赫斯感到“快乐”的事情中还是会有月亮，虽然他当时已经看不见了，《Happiness》里有一句“I

saw something white in the sky. They tell me it is the moon, but what can I do with a word and a mythology.”

Moon Across the Way (1925)

这同样是一本年轻时候的诗集，不过选进来的7首诗中并没有找到和月亮相关的，唯有诗集的题目，可能在未收录的作品中有出现过。在后来再版时的序言中他写，这本诗集是为了响应 Herman Bahr “The one duty is to be modern” 的号召，身体力行的实践所谓的“现代”，他说现在看起来很没有必要，因为“to be modern is to be contemporary, of our own time; inevitably, we must be so.” 因为一个人无论写什么，古旧或者现代，都无法摆脱他自己所处的时代。

如果这是时间尺度上对于自己和时代关系的理解，在后来一篇《阿根廷作家与传统》（收在《博尔赫斯谈艺录》）的文章中，博尔赫斯又讨论了地域或者民族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面对舆论中很多要发展阿根廷文学的呼声，即文学一定要有阿根廷特色，博尔赫斯认为这并不必要，一个阿根廷作家的创作无论使用了何种材料或者理念，即使丝毫没有明显的阿根廷元素，它还是阿根廷文学，只要作者是阿根廷人，你就能从他的作品中寻找出阿根廷的痕迹，“认为阿根廷诗歌必须具有大量阿根廷特点和阿根廷地方色彩，是错误的观点。”

他举了莎士比亚的例子，“如果有谁试图把莎士比亚限制在英格兰题材里，说他作为英格兰人无权写斯堪的那维亚题材的<哈姆雷特>，或者苏格兰题材的<麦克白>，他会大吃一惊的。阿根廷人对地方色彩的崇拜是欧洲的一种新思潮，其实民族主义者应当把它作为外来物予以排斥。”

又如，“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论断，说是真正土生土长的东西往往不需要，也可以不需要地方色彩。吉本指出，在那个完完全全是阿拉伯的书，也就是《古兰经》里，没有提到过骆驼；我认为如果有人怀疑《古兰经》的真实性，正由于书中没有骆驼，就可以证实它是阿拉伯的。《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写的，穆罕默德作为阿拉伯人没有理由知道骆驼是阿拉伯特有的动物；对他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没有加以突出的理由；相反的是，一个伪造者、旅游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首先要做的是在每一页大谈骆驼和骆驼队；但作为阿拉伯人的穆罕默德却处之泰然；他知道即使没有骆驼，他还是阿拉伯人。”

按：我后来好像看到有说这里博尔赫斯对于历史学家吉本的引用是有误的，吉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详细去查询考证材料。

还有，“我们不应该害怕，我们应该把宇宙看做我们的遗产；任何题材都可以尝试，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囿于阿根廷特色，因为作为阿根廷人是预先注定的，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们总是阿根廷人，另一种可能是作为阿根廷人只是做作，是一个假面具。我相信如果我们抛弃那个名为艺术创作的自我的梦想，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阿根廷人，又是过得去的好作家。”

我这里引用这些无关段落，是想起来昨天在豆瓣和人争论民族主义的问题，友邻A分享了项飏的一本书中的话，大意说，中国叙述是一个很狭隘的思路，一个人是中国人，但也可以是母亲，女儿，退休教师，这些都是他看问题的视角，不一定非要从中国的角度，“一定要有中国叙述，其实可能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不自信，需要一个很大的帽子来戴，这样才会觉得安全”。

我在友邻A的这个广播下冒冒失失地引了以赛亚·柏林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一些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想说是应该警惕把一个集体身份（民族、国家或者其他形式）过分置于个人之上，因为会导致对另一个不同群体的敌视和攻击，而忽略了人和人之间共同的东西。后来和另一个友邻M因此有了一些争论，她似乎是看不起这些知识分子“困守书斋刻舟求剑”的议论，认为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面前，民族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一一回复了好几条，因为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多异议，我也没说民族主义是个坏东西，也更没有说煽动民族情绪是中国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事情（很多其他国家更过分，眼下的美国白宫不就是明目张胆地作恶么），但我常看到中文网络社区里鼓荡着一股过分不讲道理的民族情绪，比如中国就是最好的（不只是中国而已，我只是没有议论其他国家的立场和理由），导致提起中国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有双标和恨国党的帽子扣过来（我这样很少说政治的人，就被招呼了一次，所以昨天才多说了一点）。

对于项飏那本书中的另一段话，“你们都是普通人，跟国家权力没有什么关系，对国家政策也不熟悉，为什么要用这个角度（中国叙事）去看世界呢？”批评知识分子的友邻M自然也是看不上的这段话的，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书，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觉得看法有多高明，陈述而已，一个普通人不就是如此么，对于各种大的叙事既不关注甚至会厌恶，除了八卦权力内幕和自以为通晓国家政策，都是吹牛皮的谈资罢了。我说我评论地冒失，也很不具体，因为本意在不在这本书上这几句话。友邻M的意思大概是指你我都是中国人，怎么会和国家权力国家政策没关系，如何能做到不用中国叙事（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看世界呢？

我自己的感觉是，中文网络社区在议程设置上常常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传声渠道，你很难就一个具体问题（尤其其它对国家而言是负面的）发表看法，因为可能遭遇不能说话的境地，所以我只能引一些泛泛议论来说明一个我自己有时候也感觉很空洞宏大的话题，比如民族主义，而不得不忽略掉具体的一个普通人在此话题下的境遇和看法，或是或非，然后成为友邻M讨厌的在书斋中想当然指手画脚的知识分子（我自己当然高攀不上这个位置，也不会想得到它）。

所以我的出发点可能与友邻M不太一样，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个公平的世界或者社会，也需要团结在各种包括民族在内的共同体内来面对敌意和仇恨。但好像已经造成了嫌隙，我也又该去反思争论的意义为何，也把那个广播删掉了。

说得很远了，回到博尔赫斯，最初友邻A是想分享自己在编辑出版图书中的困扰，比如做书和买国外版权的时候常常需要面对和要求回应“中国文化”“中国原创”，“中国情感”这些标签问题，所以她分享项飏的话，是同意一个人在国家/民族的身份标签下边，可以有很多个人化的感情和差异，而这一部分，有时候常常和其他人（阶层或者

民族国家边界之外）相通。友邻A说，“在创作上过于强调大的框架与叙事，忽视个体感受与差异的现状不是很好。”

我的想法大概和博尔赫斯类似，一个中国的创作者（都已经用中文写作了至少）的作品中也不一定要有“中国文化”才能成为中国原创。“我还想指出一个矛盾：民族主义者貌似尊重阿根廷头脑的能力，但要把这种头脑的诗歌创作限制在一些贫乏的地方题材之内，仿佛我们阿根廷人只会谈郊区、庄园，不会谈宇宙……我们可以相信，即使不渲染地方色彩，我们也能是阿根廷人。”作为阿根廷的人博尔赫斯，在很多地方都居住过或者仅仅短暂停留，比如日内瓦，德克萨斯，科尔多瓦，甚至奈良，冰岛，他都将其视为自己的故乡，即使绝大多数的诗都写给了自己生活最久的故乡布宜诺斯艾利斯。他说这些都是不能理解的命运慷慨赠予自己的地方，

“Chance or destiny, those two names
For a secret thing we'll never understand,
Lavished me with homelands: Buenos Aires,
Nara, where I spent night,
Geneva, Iceland, the two Cordobas....(Yesterdays, 1981)

我是一个逃避心态严重的人，不喜和人争论，又可能常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怀疑理解的可能，有什么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么？会是月亮么？在1960年一首《The Moon》的长诗中，想要给月亮定义的博尔赫斯历数关于月亮的不同记叙，北欧人神话中的月亮，希腊哲学中的月亮，西班牙诗人写的月亮，法国文学里的月亮，基督教记述的月亮……最后他说月亮或者月亮这个名词，可能是人类创造出来用于理解这样一件珍贵的东西，即我们的存在是众多而又一体。

I know that the moon or the word moon
Is a letter that was created to share
In the complex scripture of that rare
Thing that we are, both manifold and one .

望在不同的夜晚里我们都曾也都会目视或者拥有同一片月亮，无论你在世界何地，与我有多么不同，“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啊又来问有打赏的么？

